

懷爾德給蒙哥馬利的一封信

「生與死之間有座橋樑，上帝就在這座橋上。我們的愛可以橫跨這座橋，對那些已逝的人，那些已經去到另一個世界的人，只要他們長存我們的心，只要我們愛著他們，他們就如同存在。」

——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給蒙哥馬利·克里夫 (Montgomery Clift)的一封信

劇情大綱：

一張從頭至尾都在舞台上的床，人生風景生老病死的切片皆在上面發生。

一個瀕臨死亡的婦人，和她離了婚還住在一起的丈夫；一對網路一夜情後發展情感的同志，一個喜歡上同志卻愛無能的女人；被上帝在一夕之間奪走一切、考驗他的信心的約伯，全交叉接觸互動在這一張床上。

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的出口，如何安置己身在生命裡的位子，從出生到死亡的路上，尋找內在的安靜。

場景：

場上一張空床從開始到終場

人物：

中年婦人—40 歲左右

女人—30 歲

男 a—20 幾歲

男 b—30 幾歲

中年婦人的先生—40 歲左右

約伯和三個朋友

第一幕

第一場 迷藏

(場上只有出現一張床，空白潔淨，一直到劇終，都只有一張床)

(女人進場)

女：你在哪裡？

(靜默)

女：你在哪裡？

(靜默)

女：你在哪裡？

(床底下出現中年婦人的頭髮，她的頭慢慢地冒出來，很慢)

(女孩子過去幫她把身子拖出床底，中年婦人整個大字型攤在地上，她的衣服蓬鬆，像塊帆布占據舞台的空間)

女：你知道你的毛病嗎？就是不是玩遊戲的時間還一直玩個不停。

(沈默)

女：你不想回去嗎？可是時間到了就一定要回去。

(中年婦人躺在地上，隨著她的情緒，呼吸時大時小，衣服像帳篷一樣起伏)

女：你沒辦法改變什麼，這世界也不會因為你而改變什麼。

(後面有人進來，對著空床凝望；再進來第二人，遶到另一邊，伸出手彷彿要去握躺在床上的人)

女：小時候你上幼稚園，被教導要乖乖的，東西要吃完、吃乾淨，玩具玩完了要收好；上小學，開始服裝儀容檢查，頭髮太長了要去剪，手伸出來看看你的

指甲有沒有髒髒的，每天都要記得帶手帕衛生紙，然後國中、高中、大學，到出社會工作、成家、生小孩，突然有一天你才想到，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有人來教你要怎麼做，沒有人盯著你的頭髮有沒有碰到衣領，也沒有人給你營養午餐的點心蘋果麵包，就是一種四方塊一格格每格都有個孔的，是我生平最懷念的麵包。爲什麼沒有的時候都不通知一聲，不然我就會每次只吃一小小口，每一口都好像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麵包。

(沈默)

女：你不要裝死，這已經不好玩了。

(中年婦人躺在地上，毫不理會)

女：你再不起來。

(中年婦人都沒反應)

女：你要不要起來。

(沈默)

女：我數到 3，1.....2.....3

(女的抬起腳，要狠狠地踹下去)

(燈暗)

第二場 網交

(燈亮，場上兩男各具一方。兩人對話進行時，手裡不停在做打鍵盤的動作，虛擬上網)

男 a： hi

男 b：安

男 a：174/66/25 你呢?

男 b：172/68/30

男 a：上網是想找？

男 b：不設限，你呢？

男 a：一樣。

男 b：你是什麼型的。

男 a：陽光運動有健身。

男 b：有胸肌腹肌嗎？

男 a：有，你呢？

男 b：有胸肌，腹肌用力擠就有。

男 a：長的如何？

男 b：成熟斯文。

男 a：嗯，有地方嗎？

男 b：嗯，我自住。

男 a：你是 1 是 0?

男 b：不分，你呢？

男 a：一樣，不分。

男 b：嗯。

(靜默)

男 a：嗯。

(靜默)

(兩人在以下對話進行時，起身開始互動，但彼此仍無視對方的存在。對話的交接越來越快，如電報一樣快)

男 a：想約嗎？

男 b：約哪裡？

男 a：我家。

男 b：嗯。

男 a：如何？

男 b：你有照？

男 a：沒有，你有嗎？

男 b：只交換。

男 a：嗯。

男 b：你喜歡怎麼做？

男 a：看對方，我都可以。

男 b：你有吃過 e，吸過 rush，玩過 3p、多 p、sm、homepa 嗎？

男 a：你有嗎？

(頓)

(兩人互動到床上，動作變得緩慢而平靜)

男 b：那你想見嗎？

男 a：可以。

男 b：先說好，如果見了不是喜歡的型，就閃人可以嗎？

男 a：沒問題。

男 b：沒有感覺也沒辦法上床。

男 a：當然。

男 b：嗯。

男 a：嗯。

(頓)

(速度又恢復到正常，兩人在各在床上的一角打字)

男 a：好，那約哪？

男 b：你會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男 a：白背心。

男 b：褲子長還是短？ 顏色？

男 a：米色長褲。

男 b：有戴眼鏡嗎？

男 a：沒有，你呢？

男 b：黑色上衣，牛仔褲，背紅色包包。

男 a：有戴眼鏡嗎？

男 b：有。

男 a：嗯，幾點約哪？

男 b：一點約火車站大門見。

男 a：好，那就待會見。

男 b：嗯，881。

男 a：你不會放我鴿子吧，我等到 1:10 分沒看到人就走。

男 b：不會。

男 a：886。

(燈暗)

第三場 不是情人的情人

(男 a、男 b 躺在床上，兩人以手輕撫對方的身體，音樂飄浮著)

男 a：你怎麼不會想交情人？

男 b：我交過了。

男 a：那現在呢？

男 b：我想自由。

男 a：不會覺得寂寞嗎？

男 b：我才不想因為寂寞而找人填補。

男 a：那你都不會想交嗎？

男 b：還是會啊。但我已經交過，也有經驗了。所以下一個情人會考慮很清楚，彼此互動溝通得不錯，時機成熟才會在一起。

男 a：事情都可以照著你的意思進行嗎？

男 b：順其自然了。

(兩人擁抱在一起)

男 b：你和你的情人相處得如何？

男 a：還不錯。

男 b：那你還會找別人上床嗎？

男 a：不會。

男 b：是哦，那你怎麼會想和我做？

男 a：我也不知道……聽著音樂，聊著聊，感覺來了就想做。你想嗎？

男 b：我們親親抱抱就好了。

(兩人熱烈地吻起來，許久，分開後男 b 躺在男 a 的懷裡)

男 b：我喜歡這種感覺，比真正做愛的感覺還要好。

男 a：嗯。

男 b：每一次你來，我們互動得很好，那就很好，比真正在一起還來得好。

男 a：嗯。

男 b：我們每次都能這樣就好了。我們不用綁住對方，每天都要見面，只要在乎
每一次在一起的感覺就好了。

男 a：嗯。

(男 b 躺起來，注視著男 a 的眼睛)

男 b：我們算不算是情人。

(男 a 漸漸把臉靠近，他伸出舌頭，慢慢舔著男 b 嘴唇的輪廓)

(燈漸暗)

第四場 負傷的約伯

(約伯坐在床上，全身纏繞著繃帶，兩眼渙散，形同目盲)

(三個朋友進來，看到他，放聲大哭，只有動作沒有聲音。他們把自己的外袍撕裂，拿起塵土向天揚起，落在自己的頭上，三人坐在床前的地上，不說一句話)

約伯：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消滅了。願那天變成黑暗，亮光都不照在上面，願黑暗和死亡索取那日，願密雲停在其上；願日蝕恐嚇它。願那夜被幽暗奪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樂，也不入月中的數目。願那夜沒有生育，其間也沒有歡樂的聲音。願那夜黎明的星宿變為黑暗，盼亮卻不亮，也不見早晨的光線。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或像隱而未現、不到期而落的胎兒，歸於無有。如同未見光的嬰孩。心中愁苦的人為什麼有生命賜給他呢？我未曾吃飯就發出歎息；我唉哼的聲音湧出如水，因我所恐懼的臨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靜，也不得安息，卻有患難來到。

(燈暗)

第五場 回家

(第一場的中年婦人坐在床邊，穿著睡袍，準備就寢；她的先生從另一邊進來，坐在床的另一邊)

婦人：喂，你今天和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怎麼一直板著一張臭臉。

先生：沒有啊。

婦人：還說沒有，又沒有人欠你的，幹嘛和我爸媽吃飯就這個樣子。

先生：沒有什麼，只是今天工作比較累。

婦人：你累我也累，吃飯的時候不要把情緒帶到餐桌上你懂不懂。

(沈默)

婦人：難得回家一趟，大家高高興興吃一頓飯，看到你這張臉，誰還吃得下去？你也應該體諒一下別人，更何況我爸媽他們久久才看到一次我們回家吃飯，你累你心情不好，也至少裝一下吧，又不會很久。

(沈默)

婦人：有時候我爸私底下還偷偷跟我講：阿華是怎麼了？每次回來臉上都不笑，是不是不高興來我們家，我都要趕快回說：爸，沒有啦，是他最近工作很忙，還在想著公司裡的事所以才沒有笑容，你不要想太多。你看，是不是每次都要我去打圓場，不然他們心裡也很不高興。

(沈默)

婦人：我說你啊，在公司也不過是個小主管，不用拼死拼活為公司賣命，你這麼辛苦，有什麼代價，公司又沒有調你薪水，升你職，就不知每次你說工作很辛苦，是真的辛苦還是假的，我也不會去你公司查勤，你在外面要怎麼樣我也管不著。

先生：是啊，你也管不著。

(婦人沒想到他會頂回來，有點愣住了)

先生：我們現在的情況你也沒資格管。

婦人：可是……

先生：(打斷她)不用可是，我們都離婚了，你還能管我什麼，當初如果不是要配合你，說什麼怕爸媽會擔心，等時機成熟再跟他們講，我也不用在這裡配合你演戲。

婦人：我是怕他們擔心。

先生：是你自己在擔心吧，到底你在擔心什麼？

(沈默)

先生：你在怕什麼？當初也是你提離婚的，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爲什麼？好，你說要離就離吧，還說兩人還是可以住一起，這房子是你的，我不用急著出去找房子，也省房租；先不要跟彼此的爸媽講，等找適當的時候再跟他們說，對他們的衝擊就比較不大，結果，我們就一直住到現在。

婦人：可是你也沒說什麼。現在我們在一起不是好好的嗎？也不必有夫妻的責任，彼此還可以照應，這不是比結婚還好？

先生：可是我不想再下去了。以後我還是會遇到不錯的對象，我也想帶人回家，但現在這樣，我什麼都不能做，我怎麼向我的女伴解釋，這個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我的前妻，別人會怎麼想？

婦人：我才不管別人會怎麼想，我們自己過得好就好。

先生：可是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如果我們還是在一起，當初你爲什麼要和我離婚？

婦人：我……

先生：你能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嗎？

婦人：我們不適合結婚。

先生：不適合結婚，但適合在一起生活？

(婦人不語)

先生：兩個人一起生活那麼久不就是適合在一起，跟結婚不就沒什麼兩樣？

(沈默)

先生：算了，我累了，我要睡了。

(婦人拿來一床棉被，隔在兩人的中間)

婦人：你睡覺的時候不要一直翻身，搞得我都沒辦法睡，還有你可以不要打呼嗎？
很吵吔，明天記得起床後，到後面巷子買早餐，我不太想煮，記得我要一副燒餅，豆漿不加糖，上去你幫我買都忘了，甜死了，這一次不要忘了。

(先生睡著，婦人關燈)

(燈暗)

第六場 思念

(男 b 躺在床上，打手機給男 a，床上的床單有時成爲他纏綿的對象)

男 b：喂，你在嗎？最近好嗎？我都不太敢打電話給你，怕造成困擾。你現在方便講手機嗎？他不在你身邊吧？上一次的感覺很棒，你覺得怎麼樣？你走了之後，我開始想你，在你轉身離去，我關門的那一刻，我就非常想你，比剛才我們坐在沙發擁抱親吻還強烈，當我看著你的臉的時候，我會忘了你的眉毛、鼻子、嘴巴是什麼樣子，在你離開的時候，我才會拼湊出你的樣子，你說過你不喜歡在電話裡面聊天，你講電話都是冷冷的口吻，兩三句就把電話掛斷，沒關係，你都不要講話都沒關係，我只要知道你在電話線的那一邊就好了。偶爾我會聽到你呼吸的聲音，比任何話都讓我神魂顛倒，我甚至希望我們不要再相見了，因爲如果再見面，沒有這一次來得好，我寧可就把這一次的感覺永遠留在我的心裡。有一天，當我們走在路上不期而遇，彼此都裝作不認識對方，你禮貌地側身讓我經過，我好像不經意輕觸你的胸前，指頭的感覺還停留著上一次的撫摸，我抬頭，沒有看進你的眼裡，但比你真正注視我還深刻，好像把我整個人印在你的目光裡。你睡了嗎？我講話會讓你睡著嗎？沒關係，你就睡吧，把手機放在你的胸前，伴隨著你的呼吸和心跳，我的話會進入你的夢，但不會驚醒你，我的愛，等你願意。

(燈漸暗)

第七場 約伯和第一個朋友

(約伯半起身坐在床沿，第一個朋友過來替他擦拭身體)

(沈默)

約伯：真的有上帝的存在嗎？

朋友：你為什麼會這麼問？是因為你沒辦法自己一個人獨立存活？需要依賴一個更大的力量來支撐你嗎？所以你就可以偷懶撒嬌像個小孩子，不用做什麼事，也不用努力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因為一切都有一個無比的力量在替你遮擋，所以你就可以這麼自私、無憂無慮地活下去。當意外發生，事情不是照著你的意思在做，你就開始放聲哭泣，不斷抱怨這世界有多麼不公平，上帝你到底跑到那裡去？你不會覺得這樣的行為才是不公平嗎？你平常有在為你自己努力過活嗎？你有在想你的生命到底是什麼嗎？所以先不要問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先問你自己曾經真正存在這個世界上嗎？

(燈暗)

第八場 虛構

(燈亮，男 a 和男 b 各在自己的光區內上網)

男 b：hi

男 a：安

男 b：180/70/24

男 a：174/66/25

男 b：上來是要找？

男 a：都可以。

男 b：什麼型的？

男 a：陽光運動有健身，你呢？

男 b：陽光斯文。

男 a：有照嗎？

男 b：有，交換？

男 a：好，你先。

男 b：你先啦，我怕會被騙照，先給必回。

男 a：我也怕，你先我一定回。

男 b：好。

(男 b 按了一個鍵盤，背後銀幕出現一張照片，不是男 b 的樣子，是一張看起來很陽光斯文別人的照片)

男 a：好，等一下。

(男 a 按了一個鍵盤，背後出現一張照片，是他本人)

男 a：你住哪？有地方嗎？要約嗎？你是 1 是 0？喜歡怎麼做？你有吃過 e，吸過 rush，玩過 3p、多 p、sm、homepa 嗎？

(男 b 沈默不語)

男 a：你還在嗎？

(沈默)

男 a：聊嗎？

(男 b 突然拿起手機，撥了男 a 的號碼，男 a 的手機響了，男 a 看了對方的號碼，決定不接，響了幾聲後，傳了一個聲音：「您的電話將傳接到語音信箱，如不留言請掛斷，快速留言，嘟聲後，請按一下米字鍵，嘟……」)

男 b：是我，好久不見了，一直找不到你，只想知道你好不好？我們認識到現在有一段時間，我們之間早已超乎一夜情或炮友的關係，你曾說過把我當一個可以聆聽的大葛哥，我也希望你有什麼事想找人談，我家隨時歡迎你。我不知道你會想再見到我或不想再聯絡，不管怎樣，衷心祝福你，一切安好。

(男 b 把手機放下，他的光區燈暗)

(男 a 獨留在自己的光區)

(燈漸暗)

第九場 言懷

(女人坐在床邊準備就寢，男 b 進來，不講話直接躺在她的懷裡)

女：哎，感情又受傷了。

(沈默)

女：你到底要經歷過多少次才學會。

(沈默)

女：早就跟你說過了，愛情是不可靠的，你還真的身體力行多少次，每一次的最後還是得到這樣的結論。

(男 b 躺在女人的懷裡，頭埋在女人的胸前，像個小孩子不停地摩蹭)

女：你那哪叫什麼愛情啊！都是你在自導自演，幻想什麼情境，我看連你做的夢都會加了濾鏡，霧濛濛的，還會有落英繽紛。

(女人把男 b 的頭抬起)

女：你這個才叫真正的「自慰」。

(男 b 又把頭藏在女人的胸前)

女：有時候我也不懂，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是什麼？是(台語)「相欠債」嗎？一個給，另一個拿，但為什麼是這個人給，那一個人拿，這我就不懂了。就好像你每次來，你是這麼地理所當然、光明正大，站在我面前要什麼，沒有第二個念頭，就一定認為我會給，你說，這是什麼道理？

(男 b 起身離開女人)

女：你一直都很誠實，一直也沒騙過我。你說你喜歡的是男人，沒有半點隱瞞和不安，好像你天生下來就是這樣。反而是我自己沒有看清楚，沒有去認識真正的你是個什麼樣的人。所以這就是我的責任了，就是我識人未清了。

(男 b 漸行漸遠)

女：(笑)我就像多了一個小孩。他只有在傷心、不高興，外面被人欺負了，才會躲到你的懷裡。有人說感情走到後來會變成親情，愛人的關係會變成親人的關係，如果是這樣子，乾脆一開始，就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爸爸媽媽談戀愛就好了，幹嘛這麼複雜，繞了一大圈。愛情就是愛情，是獨一無二，無法代換，當有一天你覺得你的愛人就像你的家人的時候，你就要好好想一想。

女：(對著男 b 到自言自語)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是不是這樣？

(燈暗)

第十場 起來

(第一場的中年婦人和女人，中年婦人仍躺在地上)

女：你還不想起來？

(沈默)

女：躺回去啊。

(中年婦人別過頭)

女：就算你不在，一切都不會改變，每天都還是會繼續下去。

(中年婦人把手蓋住臉)

女：你這樣子有什麼用？你想你的親人會因為這樣子留住你嗎？他們還是照樣過他們的，等你走了，他們反而鬆了一口氣，不用每天爲了輪誰來這裡照顧你而吵架，也不用擔心繼續下去花費會是多少，過一陣子，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忘了你，每天他們所想到的還是自己的生活，他們會想你嗎？

婦人：我不要。

女：你是要什麼？

婦人：我只要他們好。

女：那你還賴在這裡做什麼，起來啊。

婦人：我起來就看不到他們在做什麼了，至少現在他們還會來。

女：可是能多久？

婦人：不是多久的問題，是只有現在的問題。

女：現在是真實的嗎？

婦人：至少是我看得到。

女：你的親人經過幾年後，應該可以適應了。

婦人：但我的想法他們是無法改變的。不對，我對自己還有辦法，不過對他們的心情，我卻無能為力，要是我起來的話，就什麼也不能做。

(婦人像個小孩子嚎啕大哭起來，女人冷冷地站在旁邊)

(燈漸暗)

第二幕

第一場 約伯和第二個朋友

(約伯坐在床前，第二個朋友端了一個水盆，替他洗腳)

(沈默)

約伯：爲什麼是我？

朋友：爲什麼不是你？難道是我？是他？你這樣講不公平吧。不幸的事情臨到頭上，天底下都不會有人高興的。就跟玩遊戲一樣，輪到你就是你，你不能耍賴說不要，你不要那誰要來替你？你也沒辦法說我比較乖，比較聽話，什麼事情都做的好好的，怎麼會是我呢？誰都不知道上面的是在想什麼？可能他只是拿起點名簿，用(台語)「點落點叮噹」，點到誰就誰倒楣。我們底下的人是永遠搞不懂的。你想埋怨，你的心情我知道，我也可以一邊幫腔，替你幹譙兩句，但你要說爲什麼是我？老兄，我就不耐煩了。難道我還當你的替死鬼替你墊背不成？你這一句話不是把全天下的人都算進去了。喂！你的恩怨找你的對頭去算，幹嘛把旁邊的人都拉進去，一點道理都沒有，這樣朋友也當不成了，要洗你自己去洗，幹！

(第二個朋友把毛巾一甩，掉頭就走)

(燈暗)

第二場 拼湊

(男 a 和女人在核對一些私人的用品：皮包、口紅、手帕、零錢、手錶、戒指、耳環……)

女人：都清點好了嗎？

男 a：差不多了。

女人：不要漏掉什麼。

男 a：也沒什麼好漏掉的。

(沈默)

男 a：真是奇怪，人到後來留下的東西就這些了。沒有一樣是重要的，但最後也只有這些留下來。

女人：沒有一件對你有意義的嗎？

(男 a 拿起皮包裡面的東西，一一查看)

男 a：小時候我喜歡拿我媽媽的皮包，看看裡面到底放些什麼，有一次我媽放了一個我從沒見過的東西，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很吸引我，想要用看看，我把它拿出來，就沒有再放進去過。

女人：那是什麼？

男 a：我也忘了。

女人：(笑)你不是印象深刻，才一直記得到現在嗎？

男 a：奇怪的是你越想記得清楚，越想不起來到底是什麼。(一邊說一邊從皮包裡拿出)不會是口紅，我不記得我曾對著鏡子，試著描自己的嘴；不是戒指，我從來就不喜歡戴戒指，不會是耳環，我沒有穿耳洞。

女人：這些都不是你會用的。

男 a：是嗎？我記得有一次我一個人在家，都沒有人，我把媽媽的衣櫥打開，拿出一件裙子，我把衣服脫掉，把那件裙子套在自己的身上，我想知道穿上裙子的感覺是什麼。

女人：是什麼？

男 a：我不知道，我只覺得下半身涼涼的，沒有什麼拘束。可以感覺有風。

女人：你會希望自己是個女人嗎？

男 a：從來不會。我從小就知道做個男人的好處是什麼，我在家得到的絕對比我姐姐多，就是因為我是男的。

女人：為什麼還想去試？

男 a：我只是在想女人到底是什麼？有時候你會把自己拉下來，可憐她們，為什麼天生這麼不公平，她們永遠都沒辦法像我一樣。

女人：你會可憐她們。

男 a：會。當我拿到大部分的玩具，我會可憐她們一樣都沒有，我就會拿一二個出來讓她們玩，我會把食物、水果、糖果拿出來分給她們。

女人：這就叫公平？

男 a：這是我能做的，有人可能連一點都不會吐出來，我已經算很好了。而且我還有做到一件事。

女人：什麼事？

男 a：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起來。很奇怪地是有時候不經意就出現了，它一直在那裡，只等著我把它喚醒。

女人：是什麼？

男 a：我曾跟你說過我第一次的性經驗。

女人：你好像有提過。

男 a：我曾告訴你，我第一次性經驗很晚。

女人：嗯。

男 a：但是我後來記起來了。我第一次性經驗其實是在我小時候。

(頓)

男 a：是很小的時候。

(頓)

男 a：而且我第一次做的對象。

(頓)

男 a：是和我姐姐。

(沈默)

男 a：人的記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時候你都想不起來，可能你也不想再想起來，有一天，事先也沒什麼特別的，你起床，刷牙洗臉，上大號看報紙，突然，你的線路接通了，連上你小時候的回憶，那些發生過的事情清清楚楚擺在你的眼前，你沒辦法逃了，就是這樣，你不能再假裝失去記憶了。

(女人想伸手過去抱住他，男 b 進來)

男 b：(看到男 a)你在這裡。

(男 a 看到男 b，想要避開)

男 b：好久不見。

(沈默)

女人：你能不能先離開一下。

男 b：我不想。

男 a：不好意思，我還不想見你。

女人：你先走好不好。

男 b：可是我走了，就再也看不到他。

女人：你看到他也一樣他不想看到你看到他還不如沒有看到。

男 a：就忘了吧。

男 b：那記得是什麼？爲什麼還要記得？

男 a：我不想記得，但我還是記得。你想記得，有一天你就忘了。有一天你會想怎麼會讓你記得那麼久，我們在一起到底是什麼，你怎麼會那時候一直忘不了，而現在你覺得一點都不想再記得。

(沈默，三人凝成雕像)

女人：你再去拼湊他的樣子吧，但不是現在。

(女人過去要拉男 b，男 b 轉過身，抱住男 a，拿出身藏的利刃，直接割斷男 a 頸部的動脈，血流如注)

(燈暗)

第三場 詢問

(第一幕的先生上場，女人手拿一個檔案夾，匆匆而過)

先生：請問一下。

女人：你要找誰？

先生：(指床上)我想找人。

女人：你是她什麼人？家屬嗎？

先生：不是。

女人：不是家屬是不能探視的。

先生：以前是算不算。(頓)我是她前夫。

女人：哦。

(她拿起手上的檔案夾翻了翻)

女人：她應該是在這一張床。可是現在人不在。我也不知道她在哪裡。

先生：她情況好嗎？

女人：怎麼樣才叫情況好？生理的？心理的？住進來的人都沒有情況好的，情況不好的人才會住這裡。

先生：她住進來之後情況有比較好嗎？

女人：那要看她的情況而定。我只能告訴你，她不是一個肯合作的人。

先生：她一向如此。

女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

先生：你可以幫她嗎？

女人：這要看她願不願意配合了。我有事還要忙，你自己看看。

(女人離場)

(先生準備離開，中年婦人又從床底下出來)

婦人：(叫住他)喂。

先生：你躲在床底下幹嘛？

婦人：我不想回去。

先生：回去哪？你不想回家嗎？

婦人：我不想回去。

先生：家裡都很好，你回去總比住在這裡好吧。

婦人：沒有人等我回去。

先生：我是沒有再住在你家了。上次我和朋友去喝花酒，你一氣之下把我趕出來，你還記得吧。說起來好笑，我們離婚這麼久了，你竟會爲了這樣的事情跟我翻臉，吵架的時候我都沒對你說：你實在沒資格管我。

婦人：你要回來嗎？

先生：不會吧。我想離開很久了，上次和朋友上酒店，可能也是故意的吧。想說你一定會很生氣，我就可以解脫了。

婦人：家裡都沒有人了。

先生：你還有你的親人，你的父母，而且你一向也不需要什麼人。

(婦人聽到女人的腳步聲)

婦人：快，我不想讓她看到我。

(婦人又藏進床底下，先生很吃力地協助她躲進去)

(女人進場)

女人：你有看到她嗎？

先生：沒有。

女人：她實在很耍賴。

先生：還好吧。

女人：如果每個人都像她一樣，時間到了一直賴著不走，你看看這世界會變成怎麼樣？一點公德心都沒有。

先生：她只是還不想走。

女人：誰想走了，除了那些自己想早點走的人，一般都嘛想盡辦法能拖就拖，都沒有考慮一下其他人，爲了他們要多付出很多，好像別人都拿他們沒皮條。

先生：到最後還不是不能留下來。

女人：當然。如果有人可以留下來，那誰都想留下來，你說，要怎麼擺平全部的人，這才不公平。

先生：到底還有什麼是可以留下來的？

(女人收起檔案夾，只對他語帶玄機地微笑，離場)

(燈暗)

第四場 約伯和第三個朋友

(場上約伯和第三個朋友，他過去拉約伯的手)

朋友：好了，你不用再怨天尤人了。你很不幸我知道，無緣無故遭受這樣的災難，又不是因為你平常做的不好。我們都知道你是個老好人，兢兢業業在你的崗位上做好事情，該做的善事也沒遺漏過，每個人都會說你是上帝的好公民。這樣的模範生竟然會發生這種不幸，不僅沒得到上帝的獎賞，還被狠狠地處罰一頓，這樣叫別人怎麼心服，不知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可以讓上面的高興。可是我們又能怎麼樣，上面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沒辦法改變什麼，我們也沒辦法爭取什麼，只能乖乖地把一切都往肚子裡面吞，你在這裡埋怨那麼多又有什麼用？只是讓自己更生氣。

約伯：你不用再說了。我無法靜默，無法只將自己的怨氣放在心裡，我要說話，讓我和上帝對質。(站起來)為什麼我要甘心受辱，將這些發生的災難都當作是我的罪過。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應該得到這樣的懲罰。對，我唯一做錯的事，就是聽從上面的旨意，以往我被教導只要我完全的順服在祂的面前，我不必擔憂什麼，上帝會照顧我，保護我，在這世上或在往後的天國。因此我是這樣地盲目去做，去遵循，但你看我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我還比一個做盡壞事的惡人得到的災難還來的多，我比一個惡人還不如是他們做的事都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在做，而我做的都是照上帝的旨意在做，我從來沒有自我，而我的報應就是我不知道要依自己的意願去做事。如果我是一個行自己事的人，今天的災難臨頭我會覺得這是我應得的，我無話可說，今天發生這樣的事，只會讓我站起來，面對著上帝說：你真的做錯了，你這麼做只會讓人離棄你，只會讓人覺得你是個反覆無常、性情暴烈的人，雖然你擁有很大的權力，隨時要把你給出去的馬上要回來，你想奪取，沒有人可以阻擋，誰敢問你：你在做什麼？我不會求你寬恕我，我只希望到死亡的另一頭可以快一點，光永遠不必照在我的身上，最好是我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墳墓裡，我的日子不就可以過得更少了嗎？

(燈暗)

第五場 信

(男 b 出現，慌張地想四處躲藏，他想鑽到床底下時，發現了中年婦人)

男 b：你怎麼會在這裡？

婦人：你才怎麼會在這裡？

男 b：我……

婦人：你是不是也想躲那個女人。

男 b：嗯。

婦人：她實在很令人討厭，一下叫你要怎麼了，一下又要你幹嘛，很煩。你是新來的嗎？

男 b：你在這裡很久了？

婦人：嗯，他們一直要我回去，我不要。

男 b：你就一直躲著？

婦人：反正讓他們一下找不到我。

男 b：我可以和你一起躲起來嗎？

婦人：你幹嘛要躲？他們想捉你嗎？

男 b：可能他們要捉我吧。

婦人：你做了什麼事？

男 b：讓人記得的事。

婦人：你是爲了讓人記得才做這件事？

男 b：我不知道，剛開始我只是想讓他記得我，他卻不想再記得我，我不想讓他

不記得我，就做了讓他永遠記得我的事。

(沈默)

婦人：他會記得你嗎？

男 b：嗯，我想……我不知道。

婦人：那你記得他嗎？

男 b：他不在的時候，我一直記得他。那個感覺強烈到超過我實際接觸到的他，甚至我連他留下來的味道，都清楚的印在(指著自己的腦)裡面，只要我一打開記憶，想起他的味道就會重現他整個人。現在他的樣子已經複製在我的腦海裡，永遠不會變了，我不必擔心他會變老、變胖、變了一個樣，他變成了……永恆。

婦人：我想一直被別人記得，那是我唯一存在的證明。可是我越來越怕當我不在的時候，我怎麼會知道別人是怎麼想我的，我的存在是什麼？是不是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男 b：你希望被記得(苦笑)他卻不想被我記得。

婦人：你可以記得我嗎？

男 b：我們才剛碰面。

婦人：沒關係，如果你記得我，我會比較安心。

男 b：我要怎麼記得你。用我的方式？

婦人：你的方式夠刻骨銘心嗎？

男 b：你想試？

婦人：(點頭)好。

(男 b 慢慢從口袋裡拿出利刃，婦人渾然不知)

婦人：有時候我會想起我以前的老公，其實他沒什麼不好，個性蠻溫和的，沒什麼脾氣，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家裡人也對他很滿意。我們是相親認識的，對，這什麼時代了還相親，但我一直沒有結婚的對象，也沒交過男朋友，最後家裡安排就去相親了。我對他沒什麼特別的印象，反正只要能結婚就好了，他也是這樣子認為，他也被家裡逼得緊了，老大不小了，就結婚吧，是有點賭氣，兩個人就這樣湊在一塊。在一起生活得還好，他不是個難伺候的人，但我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那一點久了就越來越大，大到我喘不過氣來，大到我覺得非離婚不可，因為我不能再這樣下去，我沒辦法扮演一對夫妻，因為我們不是，從頭到尾都不是……

(婦人抬起頭看著男 b，男 b 的刀正要抽出來，停住了)

婦人：(笑)可是你知道嗎？我離婚後，竟然要求我老公和我一起演下去，這個時候我們才是真正在演戲，在演一對生活在一起的夫妻。(頓)離婚前我受不了演戲，離婚後我卻演得很自在，這個時候我才覺得我是一個真正的妻子，我對他的關心才是真的，你說這好不好笑。

(他們同時聽到女人的腳步聲，兩人一起躲進床底下)

(女人進來，拿著一封信躺在床上，看著信許久)

女人：有時我會在想你們在那裡相遇會是怎麼樣的情形？你們會擁抱嗎？哭泣嗎？在那裡還會哭嗎？你們一直都很保守，我從小到大幾乎都沒看過你們抱在一起，更不要提親吻，身體接觸在我們家是不被看見的。但你們在那邊，就不用這麼ㄍㄧㄥ了吧。我想看到你們擁抱，就這麼一次，雖然我再也看不到了。因為你們，從小我就覺得愛是被包起了的，不能外露，好像被別人看到了，這愛就不是愛，愛是要小心翼翼，愛是內藏不露的。但學了這麼久，我還是覺得當我愛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想抱他，想把自己溶在他的懷裡，想得要死，難道這就不是愛嗎？我學得好辛苦，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我從來沒有怪你們沒有教我如何去愛，但你們的愛的方式讓我窒息，我只想找到我的。爸媽，我希望你們在那裡，可以真正讓你們的愛自由。

2004 年 10 月 31 日。

(女人拿出打火機，將信燒了)

(燈暗)

第六場 信之二

(男 b 坐在電腦前，許久，開始打一封 email)

(背後的銀幕同時出現他打字的内容)

男 b：突然想要寄信給你，不知道你可以收到嗎？我不知道你到哪裡了？但你一直都在，因為我還沒把你忘掉。有時候很奇怪，好一陣子沒你的消息，我也好像就忘了，做著自己的事，突然你就出現了，在我洗衣服的時候，或我在看電視的空檔，你就這樣的出現，在我腦子裡面，沒有任何事先的告知。我的心會跟著緊縮一下，提醒我還是痛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好，可能永遠也好不了，只要你還在。(頓)只要你還在，我的感覺就好像狗被帶離好遠的地方放掉，牠還是會憑著嗅覺找到回家的路，我也會找到你的，觸著看不到的你，抱著消失的你。所以你一直都在，都還在，一直都是。

(男 b 按了一個 send 的鍵，銀幕上出現男 a)

男 b：你好嗎？

(男 a 笑笑，不說話)

男 b：你在那裡？

男 a：你不是說我一直都在？

男 b：是阿。

男 a：所以我在那裡不重要，只要你記得，我就一直都在。

男 b：我好想忘掉你。

男 a：你怎麼不忘，我就可以消失不見了。

男 b：為什麼越是不在乎的一方就是贏家。

男 a：你認為我不在乎？

男 b：不是嗎？你不接我的電話，不想看到我，在網上遇到你也不承認是你。

男 a：也許就因為我在乎。

男 b：我不會纏著你，我不會黏著你不放，但你這樣當我不存在，讓我受不了。

(頓)

男 b：我是一個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們在一起擁抱過、親吻過、做愛過，我不是空氣，不是就這樣消失不見了，那以前我們的接觸算什麼？沒錯，我是寂寞，你也是吧，兩個寂寞的人抱在一起取暖，你不會說這樣的行為一點值得留戀的都沒有吧。

男 a：我不想放太多感情在裡面，我承擔不起。

男 b：我沒要你承擔什麼？當我們有了接觸，只是一點基本的關懷，難道這樣會讓你受不了嗎？

男 a：你要的是什麼？

男 b：我只是……我只要的是有一點……一點溫暖。

男 a：你太不懂遊戲規則。你要在一夜情裡找到溫暖，你是找錯地方了吧。這裡只是純上床，不談感情的，如果你玩不起，就不要在這裡玩。

男 b：(站起來正視著男 a)你可以不要管遊戲規則嗎？你可以真正看著我，告訴我你對我的感覺是什麼？

男 a：(冷冷地)我對你沒有感覺。

(頓)

男 b：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

(頓)

男 a：一點都沒有。

男 b：那我到底做了什麼？

男 a：你沒做什麼，我就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男 b：我是說我做了什麼，(看著男 a)我現在讓你不存在這個世界，可是我卻被關進一個到處都有你的世界裡，我想忘也忘不了。

男 a：(笑)所以你在做的時候怎麼不想清楚。你越是這樣越擺脫不了我。

男 b：這就叫一生一世嗎？而你是對我一點感覺都沒有的人，我卻把我的感情放進去了。

男 a：爲什麼你放下感情，我就一定要去接受。我沒有那個責任和義務去承擔你的感情，有時你不會覺得你的感情重到讓別人喘不過氣。

男 b：我會這樣嗎？

男 a：你沒有耐性，急著想要確定結果是什麼，沒有人會喜歡被強迫。

男 b：可是你爲什麼都不當著我面說，爲什麼要逃，你越逃我就越急，你不知那種要上不上、要下不下，被懸在那裡的感覺很不好受，我就會想更多，更想知道答案到底是什麼。

男 a：沒有任何一件事都有答案的。

男 b：那你告訴我，你會恨我嗎？

男 a：我幹嘛恨你，沒有愛那來的恨。

男 b：即使我讓你消失了。

男 a：你確定我消失了嗎？你覺得你真的有做那一件事情嗎？

男 b：我不是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我記得鮮血噴出來。

男 a：你可以看清楚一點。

(男 a 把衣領拉開，脖子上並沒有刀割的痕跡)

男 b：是真的嗎？還是你是我虛構出來的。

男 a：也許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也許只是你在網路上虛擬的對象聊天，反正網上有多少是真實的？也許你一直想殺掉的是你自己吧。

男 b：你是我嗎？

男 a：可能是，可能不是。

男 b：我到底可以相信什麼？

(男微笑不語)

(男 b 突然狂野地打著鍵盤，銀幕上出現許多的文字代碼，如第一幕第二場的對話代碼，密密麻麻填滿整個畫面，將男 a 整個蓋過)

(燈暗)

第七場 帶路

(場上約伯身著現代的衣服，穿戴整齊，等人)

(中年婦人的先生進場，好像找不到路，誤入別人的房間)

先生：對不起，我好像走錯了。

約伯：沒關係，你在找人嗎？

先生：我是要離開這裡，但一直找不到路，這裡的房間都一模一樣，我找了好久，找不到我原先來的路。

約伯：你第一次來吧。

先生：是阿，我是來看我的太太……(頓)嗯一個朋友。

約伯：見到了嗎？

先生：有，但她狀況不太好，又不相信這裡的人，我不知道她到底會怎麼樣。

約伯：有時就是要靠自己。

先生：是沒錯，但是她一向都很依賴，以前也是依賴我幫她，現在她在這裡沒人幫她，她就很緊張。

約伯：我們不都是這樣嗎，可以靠別人幫忙就靠別人，誰也不想自己可以去照料一切，等到事情真正發生的時候，才在那裡抱怨，你說，誰還能忍受這種人。

先生：是沒錯拉，但她也不是壞，脾氣雖然不好，但還蠻善良的。看到她這樣我也有點不忍心。

約伯：哦，你很喜歡幫助別人嗎？

先生：也不是，至少我們一起生活過，也有一點感情，人和人之間不就是情嗎，沒有情就說不過去。

約伯：你把她帶回家好了，你就可以照顧她。

先生：可是我不是她的家人，她家裡也有親人，但她說她不想回家。

約伯：因為家裡沒有人等她。

先生：對，她是這麼說。我就說怎麼會沒有人，你還有父母，他們是你的親人。

約伯：那是不一樣的。

先生：嗯，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約伯：我自己前一陣子遭到意外，我的家人全死了，只有三個朋友大老遠，從各個地方跑來我這裡，陪我，照顧我，聽我抱怨，和我一起哭，這個時候才會知道，到最後陪著你的不一定是你的親人。

(頓)

約伯：當你要走的時候，不見得會照你自己的意思，有人陪在你的身邊，但人是需要人的人，從出生到最後，雖然都是一個人，但還是需要人。

先生：我可以選擇嗎？

約伯：(指指天上)你就要問問上面的意思。你擁有的一切，祂隨時要回去就沒有了，一點也不剩，你以為自己可以做選擇的，但往往結果都不是你自己選的。

(先生有點茫然不知所措)

約伯：我也想離開，你可以帶我出去嗎？

先生：可是我不知道路。

約伯：(站起來)沒關係，我也不知道路怎麼走，但至少我想走，我們找一下，會找到出口的。

(先生過去拉一下約伯，約伯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約伯：誰會想到我們會一起走，前一分鐘我們還不認識，現在我們彼此依靠。(笑，加重在先生肩上的手的重量)至少是我依靠你，我們都是依靠陌生人的慈悲是不是？

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值得你信賴的嗎？

約伯：不用想那麼多，我們一起走，不必靠上面的關係，這就夠了。你可以關一下燈嗎？

(先生在牆邊摸索著開關，關燈)

(燈暗)

第八場 回去

(中年婦人靜靜躺在床上)

(約伯和先生進場，他們好像隱形誤入這個空間，場上進行的事和他們沒有關連)

先生：我們到了另外一個房間，有一張床，床上躺著一個人，怎麼看起來好像我的前妻。

約伯：我老花眼了，看不清楚，她在床上做什麼？

先生：沒做什麼，她很安靜躺在那裡，平常她都不願意，現在她躺在那裡，看起來很平靜，好像睡著了。

約伯：能睡著是幸福的。

先生：她怎麼可以這麼平靜，她的臉好像小孩子，變得很紅潤，她睡的很甜，嘴角都揚起微笑。

約伯：我們可以再靠近一點嗎？

先生：我怕吵到她。

約伯：如果她真的很平靜，是不怕被我們吵起來。

(女人上場)

(她進來看著婦人，走過去看她睡得如何，幫她把被子蓋好)

(婦人微微張開眼睛)

女人：你醒了。

(婦人點點頭)

女人：你睡的很熟，我還在想如果你就這樣走了，應該是最好的結束，就在這麼熟睡，這麼平靜的時候。都沒有感到什麼恐懼害怕。

(女人過去拉她的手)

女人：你會害怕嗎？

(婦人搖搖頭)

女人：這可不像你平常生病打一針就會好，明天你可能就沒辦法醒過來了，永遠都不會，這樣你也不怕嗎？

婦人：不會，因為有你在。

(女人笑了)

女人：我不可能隨時都在，可能在你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不在你的身邊，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婦人：我只要想到你在就可以了。

女人：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勇敢，你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婦人：我做過一個夢，夢到有一間房子裡，一個女人躺在床上，周圍都是她的親人。那個房間裡很安靜，聽不到哭泣和叫聲，大家都很平靜地等待，等待最後的時刻來臨。

女人：那個女人的樣子如何？

婦人：沒有痛苦、沒有悲傷，也沒有任何情緒的起伏，很平靜，好像一面乾淨的水。

女人：你後來怎麼了？

婦人：我不知道，我靠近她，看著她的臉，她的臉就像一面水映出我的臉，我看著我的臉和她的重疊在一起，她把我帶到很遠的地方。在那裡我看到很多的事，我小時候的，還有我以前都沒有經歷的事，我看到了你。

女人：我也在裡面？

婦人：對，我看到你在以前的我的生活裡的樣子，你幫我穿衣服，用手巾擦我剛吃飯掉了滿臉的渣滓，你抱著我，哄我睡覺……媽。

女人：你想起來了？

婦人：嗯，一被打開，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才知道這些我都沒有忘記，只是睡著了，這些事情又重新被放一遍，我才知道，你一直都在。

女人：(摸著婦人的臉)我都在。

婦人：你不會因為走了就消失，你都在這裡(指著自己的心)，過了那麼久，那麼多世紀，那麼多年，你都會在，即時我走了，你還是會跟著我的記憶走，我也會留在別人的記憶裡，不會消失。

女人：睡吧，你不會再做惡夢了，守在門外的魔鬼巫婆不會帶你走了。

婦人：嗯。

(婦人躺回床上，闔上眼睛，女人幫她把被子蓋好)

(婦人張開雙手緊緊抱著女人，女人也緊緊抱著她)

(先生帶著約伯離場)

約伯：人，是需要人的人。

(男 b 從另一個方向入場，踽踽獨行，對周遭的人視而不見，用雙手緊抱自己，落淚不已)

(燈漸暗)

劇終